

以愛之名，你願意付出多少代價-《姊姊的守護者》中家人對家庭完整的守護

一、前言

評斷別人的對錯總是簡單的，但當我們真正面臨選擇時，又有什麼是對或是錯的呢？如同安樂死的議題，口口聲聲強調著生命的自主，但如果換成是我們所深愛的對象，又有誰是真的能放手尊重所謂的生命自由？《姊姊的守護者》一書中，最讓我感興趣的議題，就是當莎拉和布萊恩為了罹患白血病的大女兒凱特，而利用基因篩選技術創造出了有著完美基因的安娜，來提供凱特需要捐贈的血液、骨髓甚至器官，但是隨著安娜的年紀越來越大，她開始想要擁有自己的身體自主權，而凱特也支持安娜甚至主動提出意見，希望能聘請律師進行訴訟。以愛為出發點，我們無法指責一對絕望的父母為了拯救孩子所做的行為，但是生命開始的意義呢？同時也不能忽略安娜的生命自主權，莎拉和布萊恩更不能因為一己所私要求安娜成為最無私的聖人，身為長子的傑西，本應是受矚目的領導者，也在這場生命倫理的辯論中，不知不覺地被忽略退為較不受重視的孩子，使得他利用叛逆的行徑來宣洩自己的不滿。安娜因為受不了擔任身體資源的提款機，而找了一位專門處理具爭議案件的律師，來代表她表達對於身體自主權的維護，於是一場令人揪心的訴訟開始，或許贏了自主意識，但賠進的是完整的家庭，又或者這個家庭的產生本就不是那麼完美？

書中藉由每個角色的第一人稱為出發點，描寫家庭成員對問題根源的想法，每個人的立場都不同，同時也具有充分的理由支撐他們的行為，但這些意見的分歧並不代表他們對這個家庭的愛，以及用自己的方式守護家庭完整的決心。在 2004 年出版的書中，因為一場意外，使得安娜不幸身亡，而姊姊凱特因此得到腎臟的捐贈，延續生命；而 2009 年改編自書的電影版本裡，凱特因為安娜拒絕捐腎，最終因腎衰竭而死。在這場以愛之名而發起的戰爭中，我們想探討為何作者選擇跟電影改編的版本完全不同的結局，安娜的意外究竟代表了什麼樣的意義？

二、家人對家庭的守護

(一) 莎拉—出席一場最艱難的開庭

一切問題的起始點，就是莎拉為了拯救罹患白血病的凱特，而利用基因技術製造出完全匹配的捐贈者：安娜，作者在安排莎拉的職業時做了很有趣的選擇，那就是同時是母親和律師，身為母親的她，希望家庭完整的定義是每個人都能好好的活著，莎拉在訴訟當中曾說：

我的人生宛如建築物著火，我的一個孩子在裡面，而唯一能救他的機會是派我的另一個孩子進火場，因為只有他認得路，我知道我在冒險嗎？我當然知道。我可明白那可能導致我或許會同時失去兩個孩子？是的，我明白。我知道或許要求他去做是不公平的嗎？我絕對知道。可是我也知道那是我唯一可以同時保住他們兩個的機會。那合法嗎？合乎道德

嗎？那是瘋狂的、或愚蠢的、還是殘酷的主意？我不知道。可是我衷心相信那是對的。¹

從這段話可以看出莎拉的掙扎，她需要一個足以說服自己的理由，來合理化她的選擇，即使這個決定意味著安娜的犧牲。

律師的職業是要選邊站，而且對僱用自己的一方有合理的論點來支撐，也就是對事情要有明確的是非觀，但是遇到這種難題時，並沒有人能告訴她，選哪邊會勝訴，因為一旦做了選擇，就註定另外一方要有所犧牲，如同一開始他為安娜的出生所做的決定，不只是影響了他的兩個女兒，也連帶了造成整個家庭的轉變。

（二）布萊恩—消防員無邊無際的大愛

身為消防員的他，在任何有救援需求的人們呼救時，便要出動救出這些需要被幫助的人們。但在自己家庭中，他要如何救出安娜？如何救出凱特？同時救出兩個自己的寶貝女兒亦或是只能選擇其中一個？布萊恩在書中的立場一直是搖擺不定的，或許跟他的職業有關，也可能他是少數家庭成員裡真正關心安娜的人，在訴訟進行的過程中，布萊恩提供了安娜一個不會被家裡壓力影響的空間，他尊重安娜的想法，但是在最關鍵的時候，他還是選擇希望安娜能捐出腎臟，救凱特！也就是這份大愛讓他在最後面臨生離死別時，最為懊悔的致命傷。

我認為布萊恩和莎拉在家庭完整的定義中，是站在同一陣線的，他雖然可以理解這份不公平，但不表示他支持安娜。

（三）傑西—從長子到中間子女的轉變

在一般家庭中，多半是第二個出生的孩子較為叛逆、不受父母控管²，但在這個特殊的家庭，因為妹妹的疾病，身為長子的傑西卻有著次子的性格。在書中只要由傑西為出發點的部分，都可以感覺出他的叛逆，儘管如此，還是能在書裡看到他對凱特的愛：

他抬起頭，眸中冒出怒火。「是的，媽。我每三天打一次。不過我不是注射毒品，我是到這裡的三樓捐血。」他凝視著我。「妳從來沒有懷疑過，是誰在供應凱特血小板嗎？」³

從這段話就可以看出，傑西用自己的方式在守護著這個家，包括每個禮拜到醫院去捐血小板來供應給凱特。以及當所有人在法院因為生命自由而爭論時，是他默默在醫院陪伴著凱特，陪著她討論脫口秀的謎底。傑西在書中的角

¹ 萊迪·皮考特（Jodi Picoult）著、林淑娟譯，《姊姊的守護者》（臺北市：臺灣商務，2006年），頁414。

² 親子天下—排行，影響性格的祕密：<https://www.parenting.com.tw/article/5020070-%E6%8E%92%E8%A1%8C%E5%BD%B1%E9%9F%BF%E6%80%A7%E6%A0%BCE7%9A%84%E7%A5%95%E5%AF%86/?page=6>

天下雜誌—出生順序，性格大不同：<http://www.cw.com.tw/article/article.action?id=5005205>

³ 萊迪·皮考特（Jodi Picoult）著、林淑娟譯，《姊姊的守護者》，頁275。

色是令人疼惜的，被剝奪正常童年的他，在被忽視的家庭長大，對於幫助不了凱特的無力，讓他迷失。

（四）凱特—掠奪者？無辜的受害者？

凱特在書中的形象全部都是由家庭成員來推斷出來的，而且大多是由母親為出發點，雖然母親對凱特的愛才是造成所爭議的源頭，但是藉由作者的安排讓我在閱讀的過程中，感覺到凱特雖然是家庭運轉的中心，但無形中也是被剝奪了發言權。身為白血病患者，所以家人對待她也是格外小心翼翼，而忽略了其實凱特希望被當成正常人對待。

我記得我把球丟給傑西，可是凱特中途攔截—當她把球抱在懷裡時，表情十分震驚，爸爸喊著叫她快點觸地得分。她全速衝刺，幾乎就要到了，可是傑西跳過去，將她撞倒在地，壓在她身上。在那一刻，一切都停止了。凱特癱著四肢動彈不得。爸爸馬上衝過去，推開傑西。「該死，你是怎麼了？」「我忘了！」媽焦急的問，「妳有哪裡會痛嗎？妳能坐起來嗎？」可是凱特微笑著在地上翻滾。「我沒受傷。感覺很棒。」我爸媽面面相覷。他們兩個都不像我和傑西那麼瞭解—不管你是誰，你的一部分永遠希望你是別人。而當有一毫秒，你的願望成真實，那是奇蹟。「他忘了。」凱特自語著躺在地上，對著冷銳的陽光燦爛的微笑。⁴

在傑西將凱特撞倒那一刻，凱特終於真正第一次不被家人當作病人，這可能在她腦中幻想過上萬次，而這一次，她的夢想終於實現了。身為病患，受人照料的凱特，彷彿身邊的人才資格為她做決定，所以最後凱特選擇說服安娜來提起身體自主權的訴訟。

「妳有沒有告訴凱特妳不要再做捐贈者了？」「有。」我低語。「什麼時候？」「我僱用你的前一天晚上。」「安娜，凱特怎麼說？」直到現在，我沒有真的想過，可是坎貝爾逼迫我勾起那個記憶。我姊姊那時非常安靜，安靜到我以為她已經睡著了。然後她轉身面對我，以再真誠不過的眼光看著我，笑得笑紋深得像斷層。我瞟向坎貝爾。「她說，謝謝。」⁵

從這段話便可知道，凱特讓安娜除了能為自己發聲，也能讓這個被她拖累的家庭，重新完整，這份決定就是凱特對這個家庭的愛，在凱特心中，愛是需要放手的自由。

（五）安娜—自私與無私間的危險平衡

從一開始便帶有目的的誕生，不難想像安娜心中的不平衡，再加上在成長過程中，總是不斷被剝奪身體上的東西，好供給姊姊使用。不能像同年紀的孩子有著純真無私的想法，被迫提早長大，藉由分析書中安娜的部分，我發現她的立場其實是站在凱特那邊的，因為深愛著凱特，而且不能想像沒有她的生

⁴ 萊迪·皮考特 (Jodi Picoult) 著、林淑娟譯，《姊姊的守護者》，頁 142、143。

⁵ 萊迪·皮考特 (Jodi Picoult) 著、林淑娟譯，《姊姊的守護者》，頁 401。

活。如同安娜在書中所說：「我來是因為，沒有她，我很難記得我是誰。」⁶在安娜的心中，雖然因為遷就凱特而失去很多童年的快樂回憶，但是打從一出生就註定要綁在一起的兩人，讓安娜無法對已經受盡病魔摧殘的凱特憤怒。與其說安娜是為了凱特而生，不如說凱特早已是安娜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安娜在家庭裡是最無私的奉獻者，傑西就曾在安娜找上律師要奪回身體自主權時，奉勸過她：「安娜，別去惹這種麻煩。我們都各如其分的扮演我們的角色。凱特是受難者。我是注定會失敗的人。而你，你是和平製造者。」⁷這段話描寫出了安娜在家中是代表問題的解決之道。對於維護家庭完整而言，安娜一直是最核心的守護者，拯救凱特符合母親對家庭完整的定義。而安娜對凱特的愛，讓我明白了有時候愛是需要成全。

三、如果你問我姊姊的守護者真正的意義

(一) 安娜的名字

有個希臘神話的小故事，衣索比亞公主安朵美達是凱佛斯國王和卡修比亞皇后的愛女。卡修比亞皇后長得很漂亮，但虛榮心很強，常為自己和女兒的美麗感到自豪，誇口說她們的美麗勝過海中的女神們。

這句話引起女神們的不悅，她們向海神波賽頓哭訴，請他主持公道，波賽頓聽了也很生氣，就揮動他的三叉戟施法呼來海嘯，海嘯把良田和沿岸居民的房子都吞沒了。波賽頓又命令海怪凱圖斯興風作浪，讓附近的海域不得安寧。

凱佛斯國王受不了海怪的攻擊，只好向海神求饒，但得到的回答是他必須將美麗的女兒獻給海怪當成祭品，國王在沒有選擇下，只好犧牲自己的女兒，把她綁在海邊的大石上等著海怪的吞噬，幸運的是，安朵美達公主最後被希臘英雄伯修斯救出。

後來海神把這個事件的主角們放置天上，安朵美達就成為了仙女座。

安娜的命名就是關鍵點，在他們決定要生下這位救世主時，以天上的星座仙女座安朵美達為靈感來命名。安朵美達是一位為了拯救眾人而要被犧牲的角色，跟書裡安娜扮演的角色是一樣的。故事的結局，作者選擇犧牲安娜，讓凱特重獲生命，從一開始就已經透露出來，就是由於安娜這名字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本書的書名。

(二) 真正的姊姊的守護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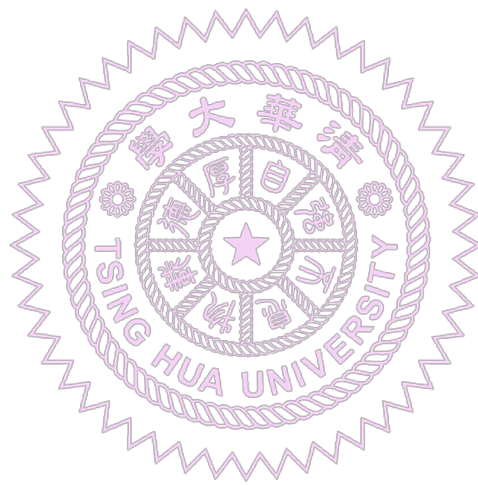
書名一姊姊的守護者，最可以直接觀察出安娜在結局會為了救她的姊姊而犧牲。在電影中，安娜活了下來，而凱特最後因為腎衰竭過世，母親莎拉多少會對安娜有所怨懟，這正好會與維持家庭完整有所衝突；而小說，由於安娜的意外，成全了她守護的姊姊凱特，讓她至始至終都是姊姊的守護者。

四、結論

⁶ 萊迪·皮考特 (Jodi Picoult) 著、林淑娟譯，《姊姊的守護者》，頁 143。

⁷ 萊迪·皮考特 (Jodi Picoult) 著、林淑娟譯，《姊姊的守護者》，頁 17、18。

從上面的分析，我們了解作者從安娜的命名就已經暗示了安娜的犧牲是注定的。至於電影的導演為何要選擇讓安娜活下來，我們可以從他在 2002 年所執導的《迫在眉梢》，也是探討醫療與倫理間的議題。在導演的強烈道德觀下，生命不能建立在他人刻意的犧牲，因為重視自主身體使用權，所以凱特最終還是因為腎衰竭過世，為何電影也叫《姊姊的守護者》？在於安娜最後仍然守護了姊姊的心願。在小說中，著重的守護點在於維持凱特的生命，我認為守護人的方法有很多種，其實所有家庭成員都有著不同程度的犧牲，犧牲生命的安娜則是最能貫徹作者論點的一種方式。



國立清華大學
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